

血濃於水

我時常在想，流淌在我身體裡的血液，一半來自於你，是否，也繼承了你的冷情，擦身而過的剎那，你，並無察覺，我，也無出聲，血濃於水，最終，也不過是溶於水的混合物。

那天，很冷。

我一如往常的走在台北街道上，裹緊身上的羽絨外套，臉頰因為強風侵襲而起了層層雞皮疙瘩。

突然之間，就好像是冥冥之中，又或者是命中注定，我看到了那迎面走來的身影，只一眼，陌生的熟悉顫慄我的每條神經，儘管已經失去消息多年，儘管當年他的離開留下的只是背影，儘管他拋棄了我們，腦中想像過無數次重逢的場景，卻沒有一次是像此刻這樣的倉促、這樣的令人措手不及……

騎樓下人來人往的嘈雜，在這一瞬間嘎然而止，像是被毫無預警爆發的維蘇威火山掩埋的龐貝古城，所有時間在這一時刻停止，安靜地毛骨悚然，嚥下唾液的聲音，咕咚一聲，掉進深不見底的懸崖。曾經在腦海中演練無數遍的話語，此時此刻僅剩一片空白。

腕上的手錶，指針走過的痕跡，是刻在耳裡的撞擊，無數畫面在腦海中迅速掠過，直到與記憶中的那個模糊身影重疊。

「媽媽，我們現在是要去阿嬤家玩嗎？」我詢問著正在匆忙收拾行李的媽媽，一旁更加年幼的妹妹正緊抱著手中的史努比玩偶，眼神滴溜溜地轉，「是阿，我們這個暑假要到阿嬤家度假喔！」媽媽這麼說道，而我們早已懷著興奮的心情，迫不急待準備去玩。

因為在那之前的好幾個月，每晚總會有一群身穿黑色衣服的男子坐在家中的客廳，等待尚未回家的男主人，或許是一種動物的本能，懼怕強者的本能，像是獵食者與被獵食者的關係那樣，我開始下意識地不敢在夜晚，在那群黑衣人的視野下活動。

在外婆家的度假，轉眼住了三個寒暑，三年時間，可以改變的事情很多，可以領悟的事情很多，可以學會的事情也很多。所以當我能夠理解這世界為何有那麼多的無奈時，我才明白，原來有一句話叫做寄人籬下，原來這個家的男主人拋下妻小後，連一聲告知也全無地，再也不會回來……

原來當時的一切不過是在最無可奈何的清況下，所說的善意謊言。

當思緒從回憶中抽離，等我意識到時，我們的距離不過一隻手臂長，看著眼前的這個中年男子，皮膚暗淡，穿著黑色毛衣，衣領還有些微鬆脫，褪色的厲害，其中一隻眼睛似是失明般無神。我看著這個男人，似乎比記憶中的身材削瘦，似乎比記憶中的背影矮小，似乎快要認不得那一抹記憶中的影子，似乎……那抹影子其實早已風化。

我想起了第一次，也是最後一次，全家人一起出遊的場景……

窗外的景色不斷變化，我把手貼在車窗上，卡加布列島的兒歌迴盪在車裡，彩虹色音符一道道劃下，車子穩穩駛近兒童遊樂園。抬眼看看前方，手中掌控著方向盤的男主人，眉眼映著笑容，坐在副駕駛的女主人，笑容開成一朵朵木棉花，花語是：「珍惜眼前的幸福。」

天空清澈，優游在那一片湛藍之下，「衝阿！」我坐在男人的肩膀上，不計形象大聲地笑，漫步身後的女人手推著嬰兒車，微笑。有人說站在巨人肩膀上，可以看得更高更遠，那麼此時此刻我好像擁有了全世界。

跳躍的步伐經過咖啡杯、旋轉木馬、摩天輪、販賣熱狗的小舖、穿著大熊布偶裝的哥哥，彩虹色的泡泡圍繞在身邊，手中的氣球牢牢綁在腕上，撕下一團棉花糖，含在嘴裡化成甜甜的汁液，每一口都是名為幸福的滋味……

現在，曾經一同去過的兒童樂園現在已經不再，曾經揹著我的人杳無音訊，漫天的繁花時空中凋零，在記憶中盛開。相片中的我們笑容洋溢，還可以聞到陽光灑落暖暖的香氣，然而回憶霸占了時間，淪陷在時空的縫隙，景物不再，人事全非。手裡全家福照片超載了太多記憶，重得令人提不起，更放不下。

眼前的人似是感受到了我內心的糾結，他抬起眼睛，在我的注視下輕輕地瞥了一瞬，但是，他沒有聽到我忐忑的心跳，沒有看到我欲言又止的眼神，沒有發現眼前的女孩是他的骨血，終是，無動於衷的擦身而過。

這一刻，沉默凍結了時間，張口欲說的話語，凝結在唇邊，昇華成雲霧飄散空氣。衣角感受到輕微的摩擦，淡淡的菸草味勾引回憶，想起小時候趴在男人肩頭的畫面，寬闊的臂膀曾經是最堅實的堡壘，昔日的歡聲笑語像是指甲刮上黑板譜成一首徘徊崩潰邊緣的旋律。

斑駁的城牆開始崩塌，雜亂的心跳、翻滾的血液、汗濕的手心，我感覺自己一瞬間成了受到眾人嘲笑的丑角，擦過衣袖揚起的塵埃，吸入鼻腔嗆出隱藏的淚意。腳底生了根，紮在原地，望著男人的背影，我一次次地在心中祈禱他能回過頭，祈禱他能想起剛才那匆匆一瞥的臉龐，那有著他影子的我。

然而老天爺似乎並沒有聽到我的乞求，只讓男人遺失在人海的浪，而模糊的視線再也穿越不了遠方，直到坐上公車，五感開始回籠，如絮的片段恣意橫行在腦海。

當年，男人欠下的一大筆債務，全部轉移到了他的妻子與孩子身上，而他，獨自一人的遠走高飛，留下無助的妻女在寒風中凋零，女人瘦弱的肩膀必須扛起坍塌的屋頂。天下之大，卻好像沒有我們母女三人的容身之處，一再地被驅逐、一句句「拖油瓶」，是在外婆家度假三年的贈品，摀住耳朵以為可以逃離那聲聲的謾罵，卻讓夢魘進駐心房，那些醜惡的面孔在午夜時分更顯猙獰。

而那個稱為「家」的地方早已回不去，大人們吞吞吐吐的模樣，其實我是感覺的到的，憐憫的眼神證實了心中的猜想，沒有領土的游牧民族，無論到何處都是流浪，無論到何處都必須忍受旁人異樣的眼光，以及各種無情的欺壓，人情冷暖的滋味難以下嚥。

有人說：「時間是治療傷痛最好的解藥。」但是每當想起那一大片連皮帶肉

的血腥，已經結痂的傷口卻還會隱隱作痛，隨著歲月的增長，深怕被丟棄、被驅趕的恐懼，其實一直遺留在淺意識中，儲存在大腦中的杏仁核，擱置在永久記憶區的深處，在午夜夢迴時，滲透進每個細胞……

逆著時光，試著尋找童年的蹤跡，卻發現自己迷失了方向，在回憶中缺氧。

也許是他太疲累？也許是他沒注意？也許是他正在趕時間？所以他才沒有認出來，所以他才會這樣擦身而過，我不斷地這樣告訴自己。如果當時自己有叫住他，如果不要猶豫，如果可以鼓起勇氣，那麼情況會不會有所不同？可惜的是世上沒有如果。

那麼萬一……打了招呼的結果換來的是一臉莫名的表情，又該情何以堪？是要若無其事地說聲：「不好意思，我認錯人了。」，還是尷尬地看著他傻笑？又或許在男人眼中，這個跟自己打了招呼的「女兒」，才是最熟悉的陌生人。還是，他也跟我一樣，害怕面對面的那一剎那？害怕只是自己一人的獨角戲。無數個問句迴盪在耳旁，原聲與回聲交疊混雜；就像二元一次方程式兩條不相交的線，答案是無解。

爸，到底是我冷清，還是你的無情使我們沒有相認的勇氣？到底是時間吹冷了溫熱的血，還是流淌在細胞間的鮮紅本是涼薄？